辽南往事

梁书香（著）

布谷鸟·原创小说系列
BUGUNIAO

——一场家族之间的纷争

母亲在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惊呆了，就像有人告诉她明天就要天塌地陷一样地惊呆了。人啊人，怎么就这样狠毒，姥爷能扼死自己的外孙，伯娘能弄死自己的侄子，一个从小受苦的女人，得了势就变成了魔鬼，为了个王麻皮大的事要用人命去搏……而自己和曹长顺，还有苦命的哑巴和秋红，生生死死竟都在别人的操控之下，被人要来要去竟还蒙在鼓里……天哪，怎么能是这样，他们，他们是人吗？母亲撕心裂肺地痛叫一声，欲哭无泪……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辽南往事

梁书香（著）

布谷鸟·原创小说系列一
BUGUNIAO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辽南往事 / 梁书香著.—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378-3968-6

I.①辽… II.①梁…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9755号

书　　名	辽南往事　LIAONANWANGSHI
著　　者	梁书香
责任编辑	马　峻
装帧设计	二月书坊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印刷装订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30　1/16
字　　数	293千字
印　　张	18.25
印　　数	1-3000册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太原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968-6
定　　价	36.00元

引子

常言道“家丑不可外扬”，可我在这里讲述的，就是和我有关的几个家庭的“家丑”，和我有关的几个人的爱恨情仇，这些人里有我的三大娘三大爷，有我的堂哥吉发和他的两个老婆，有我的姥爷和我的父亲母亲。

其实，和我有关的这几个家庭、这几个人物，都是当时农村最普通不过的家庭，是农村底层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决无值得炫耀的资本。然而，就是这么几个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物，在我所经历和未曾经历的年代里，却上演了一幕幕跌宕曲折的悲剧：真情相爱的人生离死别，至亲的姥爷掐死外孙，一心要独吞家产的大娘扼死侄子，霸道成性的媳妇毒害婆婆……

总之，每一次的幕起幕落，无不因为贫穷、愚昧而造成的人性扭曲使然，无不因为自私、贪欲和自我的恶性膨胀使然，鲁迅先生在他很多作品里对人性恶的剖析，竟在我的亲人身上一一得到印证。所以，在亲人们故去多年，我想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以还原那个他们生存过的社会，还原他们在那个社会环境下的精神状况和生存挣扎。

愿亲人们的在天之灵原谅我。

一

刚刚立冬，一场寒流下来，天就冷得不可开交。东北辽南地区，虽然比不得吉林、黑龙江一带，冬天经常冷到零下40度，但在20世纪初，寒冬的凛冽，也足够考验衣不蔽体的穷人了。

早上开始刮起的西北风，像山林里嗷嗷怪叫的野兽，肆意地吹打着三大爷、三大娘一家已经栖身了一年的破窝棚。破窝棚里，三大爷、三大娘就着一盏昏暗的豆油灯，正收拾着他们几件简单的行装。我的父亲，那年二十多岁，还没成家，搂着三大爷七岁的儿子吉发，叔侄俩在四面透风的破窝棚里瑟瑟发抖。

嫂子，咱不能不走吗？父亲望着一家子的主事人三大娘问。

不走？不走怎么办？在这儿一年挣一年光，不走就得等着穷死。都说边外生荒地多，咱还是到边外开荒去。

三大娘所说的“边外”，指吉林、黑龙江一带地广人稀的地方。别看三大娘那年才二十六七岁，却说话做事都很有章程。别看三大爷比三大娘大两岁，却生性窝囊，没有主见。从娶了这个三大娘，就只剩下跟在三大娘屁股后唯唯诺诺的份了。

那也等风小了再走，你听外边这风，快把房盖掀了，咱呆在屋里都打战战，出去还不得冻死。父亲小声嘟哝。

你懂什么，早刮三夜刮四，今天早上起的风，不刮个三五天消停不了，等风停了再起程，天就更冷了，干什么把早不把晚，咱现在走，已经晚了。

其实，三大娘还有个原因没跟父亲说，她所以赶在这么个大风天，又单赶夜里起程，是为了躲债，躲他们欠的窝棚主人王财主五毛钱的债。收秋时候，一场风寒把营养不良又劳累过度的三大爷撂倒了，开始三大娘还不在意，穷人的身子哪有那么娇贵，得小病扛着，得大病等死。一场风寒，扛两天也就扛过去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可三大爷这一次病得太重，三大娘用生姜大葱煮水给三大爷发汗也没把三大爷从炕上发起来，三大娘看看实在扛不过去，才借了王财主五毛钱去抓了两副汤药。可能穷人很少吃药，见药就灵，两副汤药就把三大爷的病治愈了。三大爷爬起炕了，可欠下的五毛钱却像一座大山压在他们头上。当时的庄稼人，特别像三大爷他们这样无房无地的穷人，除了租种别人的土地赚点粮食吃，极少有来钱之道，所以为了五毛钱的债，三大娘才决定在这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神不知鬼不觉偷偷溜掉。

三大娘把几个碗盆装进两个筐里，让三大爷挑着，又把两床与其说是被，不如说是两团烂棉絮打成一个捆，让父亲背着，一家子就准备起程上边外了。

三大爷、三大娘还有父亲和吉发，是去年这个时候从山东海阳县逃荒到辽南这个叫无名屯的乡村。去年，山东海阳县遭了水灾，灾后又瘟疫肆虐，我的大爷和二大爷两家都在瘟疫中死绝，三大娘一看，立即决定逃荒，像大多数山东逃荒人一样，下关东。三大爷、三大娘领着一双儿女，还有孤苦无靠的我父亲，一行五人一边要饭一边往北走，走了几天，才走到莱阳地区。这时天已冷了，一家人又饿又累都走不动了。三大娘一看这样走下去，走不到关东全家都得拖死，就牙一咬，在莱阳一个地方把九岁的女儿小青卖了，卖了几个钱，这才搭车搭船到了大连。

当时的大连，是日本人的天下，以前只和乡邻打交道，只知道下死力在土地上刨食的三大爷，哪敢在这个洋人横行的花花世界里落脚，一个劲催三大娘继续往北走。但三大娘不肯，三大娘原想凭三大爷和父亲的年富力强，在城市找点活干，就不再受颠沛流离之苦了。然而，他们在大连的街头上流浪了几天，实在找不到落脚之处。他们目不识丁，人地两生，不知道怎么找活，怎么讨生活，除了遭人白眼，受欺负，好事绝没有他们的份，三大娘这才服输，决定听三大爷的，继续往北走。

一家人离开城市继续往农村流浪，这时他们卖闺女的钱已花光，天也越来越冷，凭他们衣衫褴褛，肚里空空，很难再走下去。这一天，他们流落到辽南的无名屯，三大娘说：咱不能再往北走了，听说北边现在已经冷得能把人的耳朵都冻掉了，就咱们这赤头露脚的，走到那边也得冻死，不如先在这个屯子落落脚，混过这一冬，明年看情况再说。三大爷说：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这么办吧。

三大娘进了屯子，见人就打听，问谁家雇人干活，谁家有地往外租，有人指着有

两扇黑大门的宅院，告诉他们那是村里最富裕的王财主家，他家有地往外租，叫他们去找找王财主看看，说不定王财主能给他们想个办法。

三大娘拉着三大爷进了王财主的大院，诉说了他们的难处和投奔他的目的。王财主说：眼下已地倒场光，家里不需要长工，不过你们既然投靠我，我也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眼下再往北走也确实不是时候，不说别的，那白毛风烟泡雪你们就受不了。再说啦，现在都是听见买卖跑死客，北面听名声好，其实好什么？比这边冷不说，还土匪胡子成窝，比这边还要兵荒马乱。

就是，这年头，穷人到哪儿也不好活，王财主，您就发发善心，帮扶俺一把，俺一家就在这儿落户了。三大娘忙不迭地点头请求。

王财主听三大娘这么说，也就爽快地说：那好，我在南山坡有几亩坡地，地可能薄拉点，可话又说回来，这人勤地不懒，只要你们肯下力气，一年下来混个嚼裹没问题。

三大娘赶紧道谢说，您可救了俺全家了，以后俺日子过好了，决忘不了您。

王财主，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当时是无名屯头等户，家里有几十天（辽南土地计量单位，一天为十亩）地。他把他南山坡那几亩没人爱租的坡地租给了走投无路的三大爷，见远道而来的三大爷、三大娘一家实在可怜，就又把他闲着的两间窝棚借给三大爷住，且是白住。当时，别看那两间窝棚破烂简陋，四面透风，但对晚上露宿街头的三大爷一家，也算是雪中送炭了。

王财主还关照他们说：你们租了我的地，就是我的佃户，今头晌你们先把家安顿下来，下晌我领你们去日本人的衙门落户口、领良民证。既然你们想在这里长期落户，良民证一定得办。

三大爷一听糊涂了，问：什么？领良民证，俺在山东家可没有这一说。

王财主说：这里是你山东家吗？这里是日本的关东州，是日本人的天下。

三大爷更糊涂了：这里明明是中国的地盘，怎么成了日本的关东州？

王财主瞅了一眼蓬头垢面、一脸尘土的三大爷，说：看来你还真不知道，也是，老泥腿子，除了种地，能知道什么，那我告诉你，十多年前，日本和老毛子——哦，就是俄国人，在这地方为争地盘打起来了，打来打去，日本把老毛子打败了，从那时起，这地方就划给了日本，成了日本人的地盘。

三大爷更惊讶了：成了日本人的地盘，那咱中国人怎么办？

王财主说:还中国人,记着,以后在日本人面前可不敢说你是中国人,叫日本人听见能把你打个半死。

三大爷还不明白,说,咱就是中国人嘛,不让咱说是中国人,那咱是什么人?

是亡国奴,是日本关东州的顺民,以后在这地方,你就不要提中国二字,管关内的中国得叫支那,你可得记住,说错了要犯法的。王财主大声纠正,生怕三大爷一家听不明白。

三大爷听了"亡国奴"三个字,心里别扭,就又问王财主:那,这关东其他地方也这样吗?

那倒不是,关东也就旅大到皮口一带地方,算日本的关东州。

三大爷听王财主这么一说,心里那股因为日子有了着落而升起的高兴劲消失了。他说,他娘,咱不在这地方落户了,咱不能离了自个儿的地盘大老远地跑到日本人的地盘来当亡国奴,咱还是往北走吧。

可三大娘不干了,就你这穷模烂样的还牛气什么?你想冻死饿死啊?要走你走,我是不走了,管他亡国奴还是李国奴,有个地方能叫咱呆着叫咱活,就是好奴。

王财主也说:你家人说得对,穷人讲究不起那些,眼下你们自己命都顾不过来,还管得了是不是亡国奴?国家既然管不了你们,你们也就不要去管国家的事了,哪里有你们安身立命之地就在哪里住吧。

二

三大爷一家和我父亲在王财主介绍下，很快办上了良民证，在辽南的无名屯落了户，算是有了落脚之地。

但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好过，白天，三大爷领着我父亲四处找活，希望能有人雇短工挣个小钱。但别说是农闲季节，即使大忙季节，过穷日子的农村人也舍不得花钱雇人干活，农民挣不了别人的钱，总不能让自己的钱再被别人挣去。所以，三大爷和父亲一天天地出去，一天天地空手而归。

三大娘则拉着幼小的儿子吉发四乡要饭，一家人的肚皮就指靠三大娘的要饭筐。但饭也不好要，在生产力极低下的农村，靠种地生活的农民普遍贫穷，除了像王财主那样少数的富裕户，其他人家都是数着粮食粒过日子。三大娘领着儿子出去要一天饭，常常要的东西还不够一个人吃的，这还不说，还要经常遭人白眼，受恶狗欺负，本来就破的衣裳被恶狗撕得更加破烂。三大娘，这个在苦水里泡大的女人，尽管比窝囊的丈夫和小叔子坚强、有主意，也气馁了，说人要穷了怎就这么不是人呢？早知道逃荒会逃成这样，还不如在老家饿死病死呢。

一家人受冻挨饿好不容易熬到开春，可开了春日子更难混。要种地了，没种子，没粪肥，没牲畜……逃荒户白手起家，一点一滴都得从头做起。

三大娘从王财主那儿借种子，春天借一斤，秋天还一斤半，但这样也得借；没有粪肥，三大爷和我父亲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出去捡粪；没有畜力，种地时三大爷在后边扶犁，三大娘和我父亲在前边拉犁，把人当牲口使。但这样一来，三大娘就无法天天出去要饭了。没人要饭，全家人就得饿肚子，大人饿得拉不动犁，吉发饿得薅地头野草吃。三大娘一看不行，只好再到王财主那儿借粮食，如此下来，种了一年地，除了租子，除了还王财主的种子和口粮，几乎不剩什么了。

三大娘一看，说：这哪行，像这样一年种一年溜溜光，日子八辈子也过不好，净为王财主忙活了，咱还得往北走。都说北边外地多人少，咱上北边外开荒去。

三大爷有点儿怵，说：当初主张从山东家里出来的是你，主张在无名屯落户的是你，现在又想往北走了，就你能折腾，折腾来折腾去，还不是该多粗多粗，该多长多长？

三大娘说：该折腾时就得折腾，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我就不信满天底下就没有咱穷人的活路了。

三大爷说：还饿不死瞎家雀呢，那睁眼的都饿死一堆一堆的，穷人到哪儿能有好日子过。

说归说，三大爷也觉得像这样一年干一年光不是事，最后还是同意继续往北去，而且为了躲五毛钱的债，不得不选择这样一个天气，这样一个时辰，一家四口像贼一般地偷偷起程。

然而，他们没有走成，当三大娘背着包袱，牵着吉发的手，推开糊着泥巴的窝棚破门时，穿着棉袍，戴着棉帽的王财主已领着两个儿子堵在了门口，王财主的话很简单：交出五毛钱，走人，不还钱想溜，没门。

紧跟在三大娘后边，挑着担子的三大爷一看，就放下担子走到三大娘前边，央求王财主说：王，王财主，俺不是想溜，俺，俺实在是没钱，有钱哪能不还，你，你就高抬贵手，放俺走吧。

王财主说三大爷：孙当家的，去年你一家来到这个屯，我没少照顾你们吧？没地租地，没粮借粮，没有住的地方，我的窝棚一个钱不要白给你们住，照顾到归齐大米干饭养出了贼，你们给我黑的吃，借钱不还就想走，这不是人做的事吧？

三大爷抖抖索索地说：王财主，俺，俺，俺实在是没有法子啊。

王财主说：我不和你们啰嗦什么，欠债还钱，到哪儿也是这个理，你难，我也不容易，这钱你必须得还。不还，就别想走人。

三大爷一辈子不光没有主心骨，嘴还笨，叫王财主这么一说，就不知怎么办了。这时三大娘又挤到前边说，王财主，这人哪都有叫磨盘压着手的时候，你家大业大，还在乎五毛钱？你就发发善心放俺走吧。

王财主别看在这一家人扑他来的时候很慷慨，一旦涉及钱财时毫不心软：我说你就别费口舌了，说破大天也得还钱。天这么冷，我不能在这儿陪着你们挨冻，

快说话,给钱还是不给?

三大爷说:王老爷,你也看见了,俺的全部家底都在这,您说俺拿什么还你。这样吧,我给你跪下了,你,你就放俺走吧。三大爷说着就跪在了王财主面前。

王财主没有理会三大爷的下跪,转身对他两个儿子说:我走了,你俩在这儿看着,一定别让他们跑了,听见没有?

王财主转身要走,三大娘发话了:王财主,你等等,俺有话说。

王财主就又转回身说:有话快说。

三大娘先说三大爷:他爹,你站起来,你就是把腿跪断了,有谁可怜你,起来,把担子挑回屋里,咱不走了。三大娘又松开吉发的手,走到王财主面前说:王财主,都说一分钱能难倒英雄好汉,还真不假。不过人活在世上,穷不留根富不留梢,谁也难说哪一天会怎么样,这五毛钱俺先欠着你的,以后连本带利一起还,就是砸了骨头卖钱也还。

王财主说:好,别看你是个妇道人家,痛快。

三大爷还跪在硬邦邦的地上,不解地望着三大娘问:他娘,你……

三大娘没有好气,说三大爷:熊包,还磨蹭什么?还不快把东西挑进屋里!咱哪儿也不去了,就在这儿过,哪里黄土不埋人,俺就不信老天爷能饿死瞎家雀。又说:王财主这下你放心了吧?天这么冷,你叫他俩走吧。

王财主还是不放心,说:好,咱们要办信用事,可我还是不相信你,都走了你们再偷着跑了怎么办?他俩还得在这守着。

三大娘恨得咬牙切齿:王财主,你别一碗凉水把俺看到底了,俺虽说穷,穷人也有穷志气,吐唾沫就算血。你愿意叫他们守着就守着吧,俺可要进屋睡觉了。

就这样,因为五毛钱的债,我三大爷、三大娘,还有我的父亲,在辽南的无名屯扎了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

我的姥爷是坐地户，他叫李永富，家住离无名屯十几里远的李家沟，从小父母双亡。父母没给姥爷留下什么家底，只给他留下要饭回来有个杵棍地方的三间土坯房。

年轻的姥爷是村里有名的勤快人，也是屯中有名的苟细（吝啬）鬼。姥爷苟细不光对外人，也对自己，对自己苛刻得吃齁死人的咸大酱都怕吃多了。

苟细的姥爷过的那日子，用村里人的俏皮话说，是油毡纸糊笊篱——滴水不漏。姥爷每次出门回来，路上见个草棍、见个驴粪蛋什么的，决不放过，一定得捡回家。有一次，姥爷出门忘记带粪筐，回来时见路上有一堆马粪，姥爷竟用腰里捆的围裙把马粪兜了回来。

都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还真有点道理。姥爷再苟细、再会过，日子也没见有什么起色，人过二十五了，还光棍一条。于是村里人就给姥爷下了结论，说出门就捡草，一辈子也过不好，李永富再怎么抠搜，一辈子也得是个穷光蛋。

然而姥爷过到土改时，却成了李家沟拥有几十天地的大地主。当然，也只是个土地主，除了有几十天地，还有一所对农村而言比较宽敞些的宅院而已。姥爷攒了钱，不买家具，不买金银细软，就买地。姥爷说其他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只有土地才是根本。

姥爷时来运转是在他娶了姥姥之后。

姥爷的家境跟姥姥家境没法比，姥姥家里有地也有商号，是那一方有名的富豪唐大爷的千金，姥姥嫁给姥爷时没要姥爷的彩礼，反倒陪送了一份不菲的嫁妆。为此，村里人都纳闷了：李永富这苟细鬼怎这么走运，赫赫有名的唐大爷家的大小姐怎么就看上他这个穷光蛋了呢？难道就凭他吃大酱都怕吃多了？难道就凭他出门

看见个草棍也捡，看见堆马粪也兜回家？想来想去，大家想通了：苟细，对农村人来说，既是贬义也是褒义，说贬，是就处邻居而言，一个把一分钱都能看成铜盆的人，谁还指望从他那儿讨到便宜？这样的人过日子都是屋笆开门，六亲不认；说褒，是好多农村人都认为只有这样的人过农村日子才能叫人放心，而游手好闲，或者干活不下力气的二流子、花拉子（统指好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再好的日子也能踢腾穷了。所以姥爷尽管穷，名声不好听，但总比那些好吃懒做，不知道过日子的二流子、花拉子强多了。日子殷实的人家，当然愿意把女儿嫁给像姥爷这样就知道踏踏实实过日子的青年了。

可惜好景不长，姥姥嫁过来生了我母亲之后，就病倒了，是痨病。就是今天的肺结核，放在今天，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但在那时，就是绝症，而且得了这种病一时半会儿还死不了，非得把人耗得倾家荡产了才能闭上那口气。

等姥姥病倒在炕，村里人这才明白，难怪李永富肥猪拱门，人财双收，原来捡了个别人不要的病秧子，老唐家是怕闺女死在家里成了孤魂野鬼，这才急急找个主儿把闺女推了出来。

这天早上，姥姥从昏睡中睁开眼，见自己唯一的女儿，当时刚六岁的我母亲玉芳守在身边，立即叫姥爷把女儿领走，离她远远的。正做早饭的姥爷一脸愁容地说：你叫我往哪儿领啊，我一个大老爷们，能天天在家哄孩子？

姥姥说：你不把芳子领走，我再把病传给孩子怎办？

姥爷一边往炕桌上端饭一边说：可我得下地干活啊，你有病，我再不干活，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姥姥想了想说：你把孩子送李宝财家吧，叫小红子带她玩。

姥爷愁眉不展地说：李宝财的老婆也病得够戗，李宝财不说，可我看他老婆的病跟你差不多，这种病屯中没人得便罢，一得就不止一个。来，不想那些了，你吃饭吧。说着把一碗苞米糁子粥推到姥姥跟前，又端过一小碟大酱算做下饭菜。

姥姥气喘吁吁推开饭菜说：她爹，我不想吃，告诉你吧，我这病好不了了，我死了，你可得好好照顾芳子，我就这点心思了。

姥爷又把粥推给姥姥说：你别在孩子面前死呀活的，快吃饭！不吃饭怎么行，人是铁饭是钢，再怎么也得吃饭，吃了饭你把你的箱子打开，把你陪送的金镯子找给我。

你要干什么？姥姥立即警惕起来。

姥爷说：你病了这几年，家里能花的钱都花光了，现在连一个大子儿都拿不出来了，只能卖了你的镯子抓药了。

姥姥着急地说：还抓药？你别再糟蹋钱了，我这病就是吃太上老君的仙丹也好不了。我可告诉你，我从娘家带的几件首饰你一样也不能给我动，我死了，你也不能用它们买房买地，我得把它们都留给芳子。苦命的孩子，才多大一点，就要没妈了，我得把我的体己都留给孩子，不能让孩子什么都没有。

姥爷对姥姥说的话并不在意，一边给自己盛上饭一边吃着说：别净说彪话，看吓着孩子。我听说娄山沟有个朱仙姑，跳神看病挺灵的，要不我把朱仙姑请来家给你跳跳神？

能好使吗？可别又白花了钱。

屯里人都叫我请，说神道比医道灵，药先生治不了的病，神仙说不定能治了。

姥姥一听，心动了，说：那你就请吧，要是灵，我就捡条命，我也不想这时候死，孩子太小了，都说能死个做官的爹不死个要饭的娘，没了娘，叫她以后靠谁啊！

姥爷第二天就去娄山沟搬来了大名鼎鼎的朱仙姑，这个三十几岁长得俊俏的巫婆很会装神弄鬼，在家里又是烧香又是敲鼓折腾了一个下午捎半个晚上，引得一屯人都来瞧仙姑跳神，把姥爷家个不大的院子搞成了热热闹闹的剧场。李宝财那个异常俊俏的后来成为我堂嫂的妹妹小红子挤在人堆里看得格外起劲，多年后，小红子也成了一方有名的巫医，会用掐算、跳神给人“治病”，很可能就是受了朱仙姑的启发，朱仙姑应该是她的启蒙教师。

然而，天不遂人愿，姥姥在仙姑跳过神后病情越发沉重，终于，有一天姥爷下地回来，走在街上就听见屋里女儿没有好声地哭，姥爷顿时头涨得老大，知道事情不好，急忙进屋一看，只见姥姥在房梁上吊着，已经断气。

对于姥姥的选择，姥爷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姥姥为了能给女儿多留点遗产，已经多次流露出早走的意思。姥爷嘴里虽然劝说，但心里是同意的，既然是该死病，早一天晚一天都是个走，那么晚走就不如早走了，活着的人也好重打鼓另开张重新过日子，像这样死不死活不活地拖着，病人好人都得拖垮。

所以，姥爷从房梁上解下了姥姥，只掉了几滴眼泪，就急急忙忙去开姥姥的陪嫁箱子，姥爷顾不得翻找钥匙，直接用锤子砸开锁头，很容易就找到了姥姥的金银

首饰。姥爷把它们揣在怀里，心里说：对不住了，芳子她妈，我不能把这些东西留给芳子，我得先用它们买地，等以后日子过好了，我重新给芳子打金镯子、金镏子、金耳环……保证你有什么也叫她有什么。

姥姥走后，才三十多岁的姥爷没有考虑续弦，而是急急用姥姥的陪嫁置了十几亩地，地多了，姥爷过日子却越发地仔细，越发地抠门，抠到对自己和女儿芳子都吝啬得过分了，抠的结果是姥爷家的地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多，我父亲他们从山东过来还手无寸土时，姥爷已拥有十几天土地了。

四

姥爷的本家侄子李宝财，跟姥爷前后街，也是一个贫穷的庄稼人。这天早晨，李宝财拌好猪食，刚把猪食倒进猪食槽，就见从院外奔进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乱蓬蓬的头发上还粘着草叶，显然他是在谁家的草堆里过的夜。

虽说时令已到了春天，可北方的早晨天还挺冷，奔进来的男孩冻得哆哆嗦嗦，他用既胆怯又有点哀求的眼光看了一眼李宝财，就急急奔到猪食槽边跟猪抢食……

李宝财虽然见惯了贫穷，自己的两个儿子比眼前的男孩也好不到哪里，也都赤头露脚，面黄肌瘦，但看见这个饿急了眼不顾有人在跟前就跟猪抢食吃的男孩，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他把孩子领进屋里，给他盛了一碗苞米面稀粥，男孩也不顾稀粥烫嘴，端起就吸溜溜吸溜溜喝起来。一碗粥喝完，李宝财才开始打听男孩子的身世，原来男孩叫曹长顺，今年十岁，也是去年秋跟父母逃荒到东北，入了关后爹娘连病加饥寒先后死去，只剩下他孤苦一人。

大叔，你收下我吧，我能干活，我什么活都能干。男孩喝了粥，有了力气，就跪在地上给李宝财磕头，央求李宝财收留他。李宝财看着心酸，心想这个孩子跟父母下关东，一路上不知道求了多少人，磕了多少头，要不，一个才十岁的孩子，怎么就知道求人磕头呢？

李宝财苦笑着拉起曹长顺说：你别磕头了，你给我磕头没有用，我倒是想留下你，可留下你以后怎么办？你都看见了，我家穷得连这几张嘴都顾不住，留下你跟着喝西北风？

那你给俺找个地方吧，大叔，俺白干活，只给俺口饭吃就行。

李宝财说：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家人家来，他有能力收留你，走，我领你上他

家看看。

李宝财领着曹长顺来到我姥爷家，见他妹妹，也就是我后来的堂嫂小红子正和我的母亲李玉芳用一根细绳玩“翻牛槽”，生气地说：我说一早起就不见你人影儿，原来跑到这里玩，你嫂子都快不行了，你也不帮着干点活。

小红子噘着嘴说：你叫我干什么？

李宝财说：活一堆一堆的不知干什么，哄哄孩子也是好的，去，把大秃二秃都领出来，别让他们缠着你嫂子。

姥爷问李宝财：侄媳妇的病还不见好？

李宝财说：还能好？买不起药，一天天的连口好东西都吃不上，往哪好？现在是活一天算一天了。

姥爷见李宝财领着个孩子，奇怪地问：你领的这是谁？

李宝财说：大叔，我就是为这个孩子来找你的，这孩子从山东家过来，爹娘都死了，他求我给他找个干活吃饭的地方，我就想到了你，在咱李家沟，现在还就你有条件收留他。

姥爷不乐意了：我说大侄子，你自个儿的坟都哭不过来了，还哭别人的，半桩小子壳郎猪，正是吃饭的年龄，谁家愿意留一个半桩小子吃饭？

李宝财说：大叔，不是我给你找麻烦，我是看这孩子太可怜了，刚才在俺家抓猪食吃，你要不留他，他就得饿死。

天下可怜的人多了，你能可怜过来吗？你还是领他另找地方吧。

曹长顺一听姥爷不收，赶紧又给姥爷跪下说，大爷你行行好，俺能干活，俺在家时什么活都帮俺爹干，你收下俺吧。

李宝财心酸地说：看这孩子多懂事，你就留下他，十几岁的小子，顶个半拉子干活了。孩子自个儿也说了，不用给工钱，给口饭吃就行。

这时，我的堂嫂小红子拉着我的母亲李玉芳凑过来看热闹，已长到十岁的母亲见她爹怎么说也不肯留曹长顺，就帮着李宝财央求姥爷：爹，你让他在咱家住吧，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害怕，留他住咱家，我就有人做伴了。

李宝财说：看，芳子妹妹都同意留下，你家从我婶子不在了，白天你不在家，芳子一人顶着这几间房子，多孤单啊。你就留下他吧，你家还真得有这么个小伙计家里家外帮着干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